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七年

第**九〇一九**次会议

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卡里乌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霍查先生
	巴西	Coraiola Yinde Kloss先生
	中国	戴兵先生
	法国	贝纳布先生
	加蓬	比昂先生
	加纳	阿吉曼先生
	印度	沙尔马先生
	爱尔兰	加拉格尔先生
	肯尼亚	基博伊诺先生
	墨西哥	布恩罗斯特罗·马谢乌夫人
	挪威	赛义德女士
	俄罗斯联邦	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沙巴卜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米尔斯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 (1998)、1199 (1998)、1203 (1998)、1239 (1999) 和1244 (1999)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22/313)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2-32489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 (1998)、1199 (1998)、1203 (1998)、1239 (1999) 和1244 (1999)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22/313)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 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谨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 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 我邀请多尼卡·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2/313, 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齐亚德女士发言。

齐亚德女士 (以英语发言)：我今天荣幸地作为新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 团长来到这里, 感谢安理会的持续支持, 并向安理会通报特派团在过去六个月中的行动, 同时顾及正式报告期结束以来该区域的事态发展。正如我今天向安理会通报的那样, 乌克兰的事态发展已不可避免地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欧洲安全的所有问题, 包括特派团行动区的问题。

我今天也是在4月3日塞尔维亚举行选举之后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尽管最终结果尚未揭晓, 但总体结论是明确的。塞尔维亚目前的多数党稳操胜券。值得注意的是, 普里什蒂纳的执政联盟目前在议会中也占

据大幅领先的多数席位。这种情况有时会有利于领导层作出勇敢的决策。

在塞尔维亚大选之前, 国际社会敦促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当局商定办法, 为有资格的选民参与科索沃选举提供便利。这本是前些年的惯例, 但这一次, 没有找到可以这样做的解决方案。我与我的国际同事和会员国代表一道, 对这一决定造成双方对立感到遗憾, 因为它导致公众舆论泾渭分明地以族裔为界。

尽管如此, 来自科索沃的19000多名选民还是在塞尔维亚设立的特别投票站投了票。双方的支持促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后勤工作, 选举进程因此顺利进行, 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整个巴尔干地区民主体制的韧性是维护欧洲安全和民主的关键因素。本月早些时候, 我在贝尔格莱德会见了再次当选的塞尔维亚总统以及其他政府领导人。我当时开展的非常直接、公开的对话使我感到鼓舞。

遗憾的是, 就在几天前, 科索沃北部发生了令人严重关切的事件, 袭击看起来是直接针对科索沃警察巡逻队。巡逻队遭到枪击, 有人投掷石块和烟火装置。虽然动机不明, 但这些犯罪袭击实属张狂。我已敦促广大公众和各方官员共同谴责这种暴力行为, 并向执法部门提供他们可能掌握的任何信息, 以便迅速查明责任人并将其绳之以法。

今天, 我谨呼吁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领导人在采取行动和发表政治言论时要非常谨慎。在这段如此复杂的时期, 这些领导人对缓和紧张局势负有主要责任, 而不应助长局势。在政治方面应当是如此, 在公共领域也应如此。出于这些原因, 我也敦促双方更加积极地建设性参与欧洲联盟 (欧盟) 推动的对话。在最近的会晤中, 我得到保证说将会作出这一承诺。

我在普里什蒂纳还没有得到与总理或总统会晤的机会。会晤当然是建设性和积极接触的重要前提。然而, 我会见了普里什蒂纳各政治派别的大多数领导人, 包括执政党、反对党和政治独立人士。我还将定期接触巴尔干周边其他地区的领导人, 听取他们对与科索

沃的关系和对话的看法。我相信，该地区的政治行为体会以行动表明，他们知道对话和妥协是为所有人实现稳定、繁荣和安全的唯一可行途径。

昨天是《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的九周年纪念日。虽然这一进程在各种实际问题上取得了切实成果，但迄今为止双方仍然难以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

即使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讨论的车辆牌照等技术性极强的问题上，进展仍然是初步的、缓慢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时，无法确定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是否会在明天的最后期限之前就此问题达成一项商定的解决办法。我谨鼓励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积极主动地寻找长期解决办法，解决车辆牌照问题以及与行动自由和能源协议有关的其他问题。无论讨论的速度有多快——我们会希望会加快——另一项原则值得再次强调。无论达成协议和解决办法的道路多么艰难，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行动都有可能损害双方人民的真正利益。

早在乌克兰事件发生之前，对科索沃和该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巨大冲击就在酝酿。在全球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两年后，各经济体一直在努力管控该疾病对健康以及社会和经济福祉的深刻影响，继而努力从中恢复。通货膨胀、供应短缺、利率上升和债务负担加重已经在发生，并且有所加剧。在此背景下，更加迫切需要为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和所有区域邻国找到切实可行的经济合作模式。任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目标的区域范围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减少对人员流动以及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只会有助于所有区域邻国，无论是就当前还是未来的挑战而言都是如此。

我自抵达普里什蒂纳以来，亲眼目睹了困扰科索沃政治领导层的内部和外部挑战。人们对进步和改革的期望非常高。本届政府将依靠明智的决策和强有力的国际支持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议程，为人民服务。

因此，自然应该将改善关系的议题置于科索沃的诸多区域和国际对话者的议程之首。和解和处理历史积怨应该会加强追求重要战略目标的努力。

请允许我在任职之初非常明确地提两个要点。

第一，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都非常清楚，我的责任是向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提供客观信息。我会始终虚心听取所有意见。然而，秘书长报告的内容不容谈判。

第二，科索沃特派团不是双方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这方面任何特定观点的代言人。这不是我们的职责。我自到任以来，经常听到有人含沙射影地说，科索沃特派团本身要么阻碍实现一方或另一方所想要的结果，要么是实现这种结果的工具，或是说科索沃特派团在其任务范围，即确保所有科索沃居民都有条件过上和平和正常的生活之外，自身抱有某种目的，希望予以推动或支持。任务授权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两种错误认识都没有任何不可辩驳的事实依据；然而，两种说法却都经常能够在当地公共话语中走俏。

因此，我们将继续在我们真正能够帮助推进科索沃当局、社区和机构的共同目标的领域开展工作。科索沃特派团为机构提供支持的传统、各社区和政治行为体对它的信任，及其与各种多边和双边行为体的合作，将推动本特派团的议程。自然，这包括与联合国大家庭中的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协同努力，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

可以通过加强实地的民间往来支持和帮助高级别政治讨论，特别是欧盟主持的对话取得进展。本特派团仍然是相关知识、经验和专题领域专门知识的中心，为科索沃机构和社区提供服务。支持活跃的民间社会、推广帮助科索沃加强法治的新工具、促进增强妇女和青年的权能以及向人权机制提供专门知识和支持，都仍将是主要优先事项。当然，我们将继续探索我们能够根据安全理事会赋予我们的授权做出富有成效的贡献的所有领域。

最后，我想说，安全理事会对本特派团的支持仍然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安理会应关注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状况，尽管我们意识到有许多新的困难局势需要它关注。我们特派团将继续重

点努力促进稳定、政治进步、尊重人权、支持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并在科索沃和该地区建立和加强族群间信任和对话。

我代表特派团全体工作人员，感谢安全理事会继续支持科索沃特派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齐亚德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发言。

塞拉科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在本机构发言，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我国南部省份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工作的最新报告。

我谨再次强调，塞尔维亚共和国认为，科索沃特派团的介入是维护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局势远未实现正常和稳定。在我国的该地区，塞族公民和其他非阿族人仍然困苦，在深重的忧虑中面对每个新的一天，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的基本人权是否会遭到侵犯或剥夺。这些情感是对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制造不稳定做出的反应。根据我们在实地目睹的一切，普里什蒂纳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塞族人和非阿族人离开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终结任何形式的文化与民族多样性。

我们今天审议的关于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报告概述了这种情况，描述了报告所述期间有特点的事件。我们希望该报告在对事件及其原因进行评估时更加详细和明确，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和真实地审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事态发展。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显然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准确地查明原因。在审视危机局势时在双方之间制造人为的平衡和划等号绝对无益于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除非我们清楚地界定问题的起因，否则这些问题将复发并且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所有居民来说，本次会议向那些掌权并且有能力改善局势的人发出信息极其

重要。该信息应该指出，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需要遵守已达成的协议，执行已商定的事宜，并且确保其行为符合法治和人权方面的国际标准，从而建立族裔间的信任。

1月16日，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也违反所有民主原则，禁止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举行关于对《塞尔维亚宪法》进行司法领域的修订的全民投票。尽管各种国际行为体、包括五国和欧洲联盟做出大量努力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是普里什蒂纳仍重复这种非法举动，使得无法于4月3日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举行塞尔维亚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我们指出，这是1999年以来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公民首次被阻止参加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选举，除其它外，这违反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派团明确界定的组织选举的任务授权。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的此举再次证明了其歧视性的特点，并发出单边主义是其行事原则的信息。

9月20日，临时自治机构以同样的方式即单方面在通向塞尔维亚中部的两个行政过境点部署了配备装甲车的特警部队，没收了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和塞尔维亚中部的车辆牌照。此举表明，他们的目标显然是恐吓来自该省北部的塞族人，其结果是当地民众理所当然地起义。

对于受到这些行为损害的塞族人来说，普里什蒂纳日复一日对来自伊巴尔河南北两侧的塞族人采取的恐怖行为更为痛苦。我刚才援引了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兹韦钱镇的Srećko Sofronijević躺在医院病床上说的话。10月13日，特警部队的成员违反《布鲁塞尔协定》、非法地第九次侵入科索沃省北部时，用火器开枪击中他的后背。我们原本希望他的名字被纳入我们今天讨论的报告。

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也是司法机构的工作违反各种国际标准、根据秘密指控行事而造成的。悲哀的事实是，在今天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如果你是塞族人，就有可能在没有确凿和毫不含糊的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

根据证人未经核实或者彼此矛盾的证言而被判处多年监禁。这表明，其做法是根据族裔而不是法律和公正来做出判决。

普里什蒂纳当局的恶性民族主义表现在忽略机构中的塞族政治代表，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并且准备通过以政治为动机的调查和司法程序，永久性罢免塞族领导人。这营造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氛围，导致塞族人大批离开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为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成员2021年12月21日在什特尔普切市发生的事件，事件中有11名塞族人被捕，其中包括前市长和塞尔维亚民单党副主席Bratislav Nikolić，他仍以反腐为名遭到羁押。同样是在这些事件中，市政员工接到通知称，他们不用再上班，这危及数十个塞族家庭的生存。

普里什蒂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公开称，9年前签署的《布鲁塞尔协定》所设想的设立塞族市镇团体将不被允许。这不仅破坏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而且直接羞辱了国际行为体，主要是欧洲联盟。普里什蒂纳的这种言论向该省的塞族人发出这样的信息：他们不应指望能够行使集体权利，这种剥夺权利的做法应会最终导致塞族人完全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消失。

不幸的是，以族裔为动机的事件、仇恨言论、恐吓、侵犯公平审判权的行为、威胁通行自由权和宗教权利的行为、亵渎教堂、清真寺以及墓地的行为依然为数众多。我不想花费安理会成员大量的宝贵时间来列举这些行为，已向它们分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详述了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侵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事件。

根据我们的记录，仅报告所述期间就有63起事件，其数量和性质无疑说明了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遭到的严重威胁和持续歧视。流离失所者返回的问题与族裔事件数量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仍有20多万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在境内流离失所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就容易理解了。我们坚信，特别是

在这种情况下，科索沃特派团能够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创造条件使境内流离失所者能够回返的呼吁。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以确保除其他外，回返者的安全和流离失所者的财产权得到充分尊重。我们没有得到普里什蒂纳当局有改善局势的政治意愿的印象。我们正在目睹相反的情况。塞尔维亚人受到各种形式的恐吓，被促使离开家园，流离失所者被劝阻返回他们的出生地。这种做法不符合普里什蒂纳公开宣称的价值观和原则。

我们希望看到明确的政治意愿和措施，证明基于民族的歧视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不是一种可取的社会价值观，共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做到这一点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是尊重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已经缔结的协议。

最后，我要强调，塞尔维亚共和国将继续不断提请国际社会关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塞尔维亚致力于尊重国际法和全面执行第1244 (1999) 号决议，其中包括科索沃特派团加强参与以及驻科索沃部队作为和平与安全保障者的驻留。同样重要的是，考虑到在今天辩论中谈到的情况，这些国际特派团应继续在不削减兵力的情况下运作。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发言。

格瓦拉-施瓦茨女士 (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以我国科索沃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来到这里。

今天的会议是在欧洲和世界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时候举行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欧洲已经不复存在。通过摧毁二战后时代，俄罗斯也正在危及联合国。

因此，我们今天的辩论不能仅仅是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因为特派团也需要考虑到这些根本变化。关于联合国在科索沃共和国的存在，我只能报告说，所有联合国机构，包

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妇女署以及许多其他机构在内，在科索沃都得到高度尊重和赞赏。

然而，当我们谈到科索沃特派团时，情况完全不同。科索沃特派团不是一个行政特派团，因为科索沃有政府。科索沃特派团不是一个维持和平特派团，因为科索沃的执法部门和驻科索沃部队保障我们人民的安全。基本上，科索沃特派团不再在我们公民和国家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发展。它证明，科索沃这个主权国家正在履行其对其公民的义务，是我们在欧洲和世界的伙伴的可靠和负责任的合作方。

我们很高兴能够促进和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仅在欧洲，也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科索沃共和国不仅在国内，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其他地方都受到尊重，被视作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具有巨大的未来潜力。科索沃独立14年后，我们的共和国已经是一个得到全球公认的现实。我国可以依靠本地区和全球的许多朋友和伙伴。绝大多数欧洲联盟和北约国家承认我们的独立，并支持我们成为北约、欧洲联盟和联合国成员的目标。

科索沃共和国享有强有力的民主、政治和经济领域。然而，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受到了疫情和最近的能源和粮食危机的打击。最近一段时间，科索沃拨出资源帮助公民和企业。在去年以压倒性胜利选出新政府后，科索沃进入了一个致力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和确保法治的更加透明的民主阶段。

今天，我们的公民对我们、我国政府和我们的国家抱有信任和希望。这种信任化作其他领域的非凡成功。2021年，科索沃的经济增长达到10%以上，是去年欧洲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的预算收入大幅增加了30%以上，我们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两年中大幅增加——增加了65%以上。

公民的信任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硬通货。我国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极大信任，但也面临着很高的期望。它

的工作具有挑战性，但正在取得回报，惠及我们所有人。由于我们的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努力，科索沃在透明国际2021年的报告中排名上升了17位。我们很高兴、感激并感到自豪的是，本届政府能够依靠公众支持我们的改革。当来自国外的决策者告诉我们，科索沃已经成为我们地区民主和法治的榜样时，我感到很荣幸。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加强这些价值观。

请允许我明确指出，科索沃的独立不是分离主义运动的结果。我们的国家诞生于塞尔维亚实施的种族灭绝。科索沃长期以来一直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直到我们被迫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捍卫我们的家庭和生活。最后，北约来救了我们。科索沃躲过了塞尔维亚公开宣称的灭绝企图。今天，我们为所有侵略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正义终将获胜。我们的人民早就做出了选择。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北方邻国塞尔维亚仍然是俄罗斯的卫星国。这在现代欧洲是非常独特的，也是我们地区仍然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1999年，在仅仅18个月的时间里，190万人中的15000人被残忍杀害，2万名妇女被强奸，犯下了无数的战争罪行和屠杀。成千上万的房屋、清真寺、教堂、学校和一个又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最重要的是要提到，当时在种族灭绝期间，今天的武契奇总统是米洛舍维奇的宣传部长。就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样，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灭绝行动，就像普京现在试图在乌克兰做的那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受害者，世界其他地方也不应该忘记。现在，世界刚刚了解到俄罗斯在布恰和乌克兰其他地方犯下的战争罪行。

请允许我回顾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一个天主教小村庄犯下的可怕战争罪行，即梅亚大屠杀。1999年4月27日，塞族部队杀害了至少377名平民，其中36人不满18岁。他们被带离难民车队，在路边就地处决。塞族部队将尸体运到贝尔格莱德附近一处地点，以掩盖这些罪行。这只是塞尔维亚犯下的诸多难以言表暴行之一。

23年后的现在，我们正在安理厅聆听同样的塞尔

维亚官员大肆宣扬仇恨，延续同样的战争叫嚣和不人道言论。巴尔干屠夫的内阁成员武契奇先生、塞拉科维奇先生以及这些民族主义者当中的任何其他人都没有道过歉——从来没有。相反，他们继续掩盖战争罪并为其辩白。他们将战犯誉为英雄，因为这些罪行的基础——对我们民族隐而不露的刻骨仇恨、种族主义和塞族至上——仍然根深蒂固，无法消除。塞尔维亚是本地区正常化与和平的最大威胁。

他们非但没有正视过去，反而继续破坏本地区的稳定，而不单是科索沃的稳定。就在去年9月，塞尔维亚总统曾以战争威胁我国，起因是在汽车牌照上发生争端。武契奇先生以汽车牌照争端为由集结军队，派战机飞抵我国边境。因此，安理会成员可以看到，对我们而言，危险的并非塞尔维亚的过去，而是当今塞尔维亚的行为应该有所改变。

当时，俄罗斯驻塞尔维亚大使支持那种战争叫嚣，9月份甚至访问了部署在边境的塞尔维亚部队。按照同样的逻辑，俄罗斯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使也刚刚向其驻在国发出战争威胁。

最近，我们由不同族裔组成的警务小组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枪击警察及其车辆的事件有所增多。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迄今无人受伤。攻击来自塞尔维亚境内，若非得到武契奇先生的纵容，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和他的盟友正在冒巴尔干发生冲突的风险，所涉范围从科索沃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至黑山。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仍对本地区的和平构成极大威胁。如果我们不关上由普京、武契奇和多迪克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巴尔干可能会再次成为一个黑暗渊薮。

武契奇上任时，塞尔维亚一年仅与普京的俄罗斯举行两次军事演习。但在去年，两国却举行了100多次这种演习。塞尔维亚接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提供的特别捐赠——战机。武契奇领导下的塞尔维亚进行了空前军事集结。该国是一支时刻准备进攻而非防御的军队，这是本地区各邻国关切的一大问题。

正如我们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警告的那样，世界必须认真对待的不仅仅是装备，而

且还有意识形态和媒体宣传。科索沃和本地区其他国家需要防止本国遭到专制的塞尔维亚的侵略和危险性威胁。所幸的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站在我们一边。正如冷战时期一样，威慑正在发挥作用。不幸的是，在与西巴尔干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打交道时，我们非依靠这种手段不可。

与此同时，科索沃共和国渴望、愿意并且准备进行对话。我们希望向前迈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塞尔维亚首先需要接受现实。如果不从根本上承认现实，就不可能进行讨论，因为我们甚至没有共同的现实。科索沃共和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国获得独立的合法性已得到国际法院确认，也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同样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的承认。承认科索沃不会有什么损失，也没有什么可恐惧的，而是带来很多好处：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欧洲，以及一个值得信赖和可靠的盟友。

但是，塞尔维亚现在必须作出决定。它必须决定是希望加入西方阵营，还是继续充当俄罗斯的傀儡。继乌克兰之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脚踏两只船，与两方结盟，不再是出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俄罗斯的侵略已终结那个时代。

科索沃共和国及其独立绝非暂时现象。科索沃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得到公认。承认该现实是迈向欧洲未来的基本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沙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新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首次向安全理事会通报科索沃特派团的活动。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科拉·塞拉科维奇先生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

首先，我要重申印度支持塞尔维亚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则立场。我们认为，所有未决问题都要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塞尔维亚和

普里什蒂纳当局自2014年以来在欧洲联盟（欧盟）的主持下举行的会议。

重要的是，会议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秉持诚意举行的。执行已签署的协议，包括关于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城市联盟的协议，仍将至关重要。此外，双方需要找到共同点，以消除彼此关切，包括政治和族裔问题。我们欢迎正在做出的努力，包括五国成员和欧盟为恢复对话所做的努力。

鉴于失踪人员问题的人道性质，需要优先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希望，在科索沃特派团的支持下，当局将得以确定仍然失踪的人员的下落。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境内流离失所者从该地区其他国家自愿和安全回返也至关重要。科索沃特派团应该同其他国际伙伴一道，继续促请普里什蒂纳当局解决各族群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在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活动。此外，作为国际合作努力的一部分，我们高兴地注意到，驻科索沃部队继续有效履行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两个特派团都需要遵守各自的授权并保持中立。它们与欧盟驻科法治团和普里什蒂纳警察当局的密切战术合作确保了总体安全局势依然安全无虞。

最后，我要赞赏地指出，科索沃特派团一直在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呼吁各方与科索沃特派团充分合作，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

加拉格尔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齐亚德首次莅临安全理事会。我们全力支持她今后的工作。我也要感谢加瓦拉-施瓦茨和塞拉科维奇两位部长，并欢迎他们莅临安理会。

建设和平需要政治意愿，也需要妥协，还需要开放的沟通渠道。我们爱尔兰人重视并相信对话，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对话能够带来成果。它带来和平，带来进步，为人民服务。

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建设性和真诚地参与

由欧洲联盟（欧盟）推动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由联合国授权的对话是解决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问题和紧张局势的渠道。

双方都有责任避免进一步的分裂言论或行动，并毫不拖延地遵守和履行他们在对话中作出的承诺。已经取得了具体成果，改善了科索沃所有族群的日常生活，这些成果决不能因为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而付诸东流。

一项全面、最终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常化协议对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双方融入欧洲的前景以及西巴尔干区域的整体稳定至关重要。

我们非常欢迎科索沃为解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所采取的步骤，特别是通过了一项制止家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战略。我们也重视并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两性平等方面的作用，包括推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幸存者提供支持。

科索沃妇女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希望今后几年在地方一级也能够看到同样的情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消除阻碍妇女充分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任何剩余障碍。也需要提供她们在地方一级竞选公职所需的支持或资源。让科索沃青年切实地参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努力，对于实现可持续和持久和平也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她将把这些议程作为工作重点。

我们知道科索沃人民想要繁荣和稳定。我们还知道，他们认为加入欧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并注意到科索沃政府在推进欧盟改革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此同时，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特别是法治方面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也要强调爱尔兰对科索沃专门分庭的支持。打击过去罪行不受惩处的现象对于防止未来的侵权行为极为重要。科索沃当局必须遵守其对专门分庭的承诺。

联合国继续通过其建立信任项目发挥重要作用,使不同族群的成员,特别是年轻人走到一起,并支持科索沃最脆弱和边缘化的族群。我们特别重视科索沃特派团在失踪人员方面的工作,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流离失所者回返方面的工作。

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可以为失踪人员和长期流离失所者的家属提供急需的宽慰和慰藉。它们是科索沃和解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对于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建立信任非常重要。

我们在安理会经常看到冲突造成的痛苦。我们知道克服冲突以及冲突造成的分歧需要勇气,但是,为了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人民的利益,这些步骤是需要采取的,也是值得采取的。

布恩罗斯特罗·马谢乌夫人(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并感谢她首次作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们也欢迎塞拉科维奇部长和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

墨西哥关切地跟踪了科索沃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并重申各方必须避免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政策和言论。我们对科索沃地区最近发生袭击警察事件感到痛惜,并赞同特别代表齐亚德的发言,她呼吁克制行事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开展不设先决条件的建设性对话是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唯一可能途径,这将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社会凝聚力和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尊重。鉴于乌克兰战争导致的当前欧洲局势,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过去六个月里,这方面的进展微乎其微,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明确呼吁加倍努力。

包容妇女并让其大力参与包括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在内的公共生活所有方面至关重要。为了取得进展,我们应该牢记妇女、青年、民间社会和广大有关行为体的优先事项和期望。我们希望参加对话的代表团将真正听取妇女和青年的声音。

此外,我们对大量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感到失望。妇女署去年年底开展的研究得出结论,政治领域的性别暴力以及妇女充分参与政治的障碍与排斥、边缘化和其他形式的歧视有着内在联系。必须根除这种行为,因此,我们欢迎通过了一项防止家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保护战略。该战略必须符合最高国际标准,如《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即《伊斯坦布尔公约》所体现的标准。

虽然这场冲突几十年前就结束了,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我谨强调其中两个方面。

第一,仍有1620人自1999年以来一直下落不明。我们肯定科索沃特派团在同失踪人员家属和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科索沃境内事件中下落不明人员问题工作组保持联系方面所做的重要支持努力。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工作组在此期间没有开会,我们呼吁各方恢复在过去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工作组内部合作。

第二,科索沃境内有15 000多名流离失所者,西巴尔干地区有近7万名流离失所者,居住在该地区的科索沃流离失所者有20万,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塞尔维亚。我们回顾必须保护所有人返回原籍地的权利。我们还敦促科索沃地区当局与民间社会组织 and 地方社区合作,创造一个有利于他们自愿、安全和体面回返的环境,并推动重返社会与和解的进程。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感谢科索沃特派团与驻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协调,为促进族群间和文化间对话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所做的重要工作。我们希望,有了政治意愿,在安理会对这一问题的下一次审查中,我们将能够谈论切实进展。

Coraiola Yinde Kloss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负责科索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2021年9月至今年3月的活动所作的发言。

巴西赞赏科索沃特派团努力协助科索沃人民。

我们知道, 尽管仍然存在挑战, 但特派团一直在落实第1244 (1999) 号决议中提出的一些主要目标, 尤其在监督地方机构的发展、支持建设和平活动和协助地方当局履行基本行政职能方面。不过, 最近的报告 (S/2022/313) 指出, 在加强法治、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尊重少数群体权利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如在《布鲁塞尔协议》中商定的那样建立科索沃塞族占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还赞扬欧洲联盟和美国带头采取举措, 促进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对话和谅解。在这方面, 我们特别欢迎双方当局去年10月恢复直接接触。

我们注意到, 尽管国际社会不断提供支持, 但政治解决仍然渺茫。正如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清楚指出的那样, 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存在许多猜忌, 缺乏合作。此外, 在科索沃内部, 塞族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感受到歧视和迫害。这极为不幸, 因为科索沃的政治稳定对于西巴尔干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 持续讨论关于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的问题, 这损害了更广泛的政治进程, 并破坏了有意义的区域合作的前景。第1244 (1999) 号决议明确指出, 科索沃人民可以在塞尔维亚境内享有高度自治, 而设立自治政治机构是为了确保科索沃所有居民有正常和平生活的条件。正如秘书长的报告告知我们的那样, 科索沃的高度自治一般来说已经实现, 但该地区所有族群正常和平生活的条件尚未具备。因此, 科索沃特派团的主要目标仍未实现, 关于科索沃独立的辩论似乎为时过早。

该地区各族群必须进行广泛对话, 才能实现亟需的稳定和繁荣。全面政治对话的原则必须是严格尊重人权, 包括宗教自由和宗教场所完整性, 以及加强法治。

许多观察家指出, 科索沃的现状难以为继, 缺乏协议不仅可能加剧各族群之间的紧张并加深他们之间的隔阂, 而且还可能使实地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进一步减少达成解决方案的前景。因此, 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必须表现出新的紧迫感, 尽快恢复谈

判进程。

巴西没有低估有关问题、特别是关于科索沃未来地位问题的复杂性。巴西一直并将继续支持努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 使巴尔干各国人民能够过上和平、安全、富足的生活。

戴兵先生 (中国): 我感谢齐亚德特别代表的通报, 欢迎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也听取了施瓦茨女士的发言。

当前欧洲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保持科索沃局势稳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尤其是安理会要保持关注和投入, 在安理会第1244 (1999) 号决议框架内, 支持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 寻求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 塞尔维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充分尊重。结合当前形势, 我愿阐述四点意见:

一是维护科索沃安全稳定。去年9月以来, 科方连续采取单方面行动, 导致局势紧张升级。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达成新的共识之前, 单方面行动只会引发局势升温,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也不符合欧洲整体安全利益。车牌问题临时安排即将到期, 中方鼓励双方在欧盟协调下达成灵活务实的安排, 积极考虑延长目前的临时安排。

二是保障科索沃塞族民众的合法权利。各民族和谐共处是实现科索沃长治久安的关键。科索沃当局要采取积极措施增进各族互信与团结合作, 包括保障科索沃塞族民众合法权利。今年以来, 塞科双方围绕科境内塞族民众参加塞选举问题出现争议。中方认为, 单方面采取违反惯例的做法, 只会加深矛盾分歧, 无助于科问题的政治解决。希望此类事件不要再次发生。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要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继续推进塞科对话。去年7月以来, 塞科高级别对话重新陷入停滞。我们期待双方在欧盟协调下, 重启对话进程。双方已经达成的谈判成果要得到充分尊重和执行。我们敦促科方采取切实举措, 尽快落实《布鲁塞尔协议》关于建立塞族城市联盟的规定, 解决双方关系中的关键障碍。

四是支持联科团履行职责。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根据安理会第1244 (1999) 号决议成立, 在科索沃问题上肩负重要职责。在塞科对话陷入停滞、科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 保持联科团存在至关重要。中方赞赏联科团在齐亚德特别代表领导下所做工作, 支持联科团继续根据授权履职尽责, 在维护科和平稳定、应对新冠疫情、促进民族和解、协助流离失所者返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和安理会要继续支持联科团工作, 为联科团充分履行决议授权提供政治、人力和资金方面的保障。科索沃方面也要为联科团顺利开展提供安全和便利。

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 (俄罗斯联邦) (以俄语发言): 首先, 我谨祝贺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首次通报该省局势, 并感谢她提出的看法。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与会。我们听取了多尼卡·格瓦拉-施瓦茨女士的看法。

首先, 我们要强调, 俄罗斯联邦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第1244 (1999) 号决议仍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法律依据。我们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根据这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达成一项可行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项解决方案应符合国际法, 并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认可。

在谈论对该省目前局势的评估之前, 我谨提醒各位同事, 今年3月是北约联军轰炸贝尔格莱德行动二十三周年。该行动持续了78天, 炸死了数千名平民, 炸毁了1500多个居民区、60座桥梁、30%的学校、医院和大约100座纪念碑。北约联盟使用了数万枚炸弹和巡航导弹, 其中许多装备了贫化铀。总共释放了15吨放射性物质, 污染了大片地区。这一罪行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可怕后果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我们也不能忽视北约在当地选择的盟友——科索沃解放军 (科军) ——其许多罪行至今仍未受到惩罚。2011年1月7日, 欧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科索沃解放军成员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所犯罪行的报告, 其中包括危害人类罪、战争罪、有系统的绑架和杀戮以及广泛的贩运器官行为。

现在是2022年, 我们仍在密切关注调查科军罪行的特别法庭的工作。我们仍然期待着公正的审判和公平的判决。迄今为止,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就我们而言, 我们认为, 普里什蒂纳试图挑战这一司法程序的合法性, 并试图使国际社会相信科军代表显然一贯正确, 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还记得, 1999年3月24日,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夫罗夫先生警告说, 北约的这一行动不仅对解决科索沃局势和确保巴尔干地区安全的前景, 而且对整个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稳定都将产生长期的有害影响 (见S/PV.3988)。显然, 那时西方试图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244 (1999) 号决议, 这本应是结束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流血并开始和解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 安全理事会的西方常任理事国是第一个无视该决议的国家, 因为它们匆忙承认科索沃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的独立。在这方面, 没有举行公民投票, 安全理事会或大会也没有就此通过决议。结果, 一个科索沃准国家, 一个西方的宠物项目, 就这样诞生了。

又过了两年, 谈判已交由布鲁塞尔主持。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各方在2013年达成的《布鲁塞尔协定》并没有带来切实的政治成果。九年来, 科索沃阿族人一直以各种借口破坏塞族市镇协会的建立, 从而破坏了该省族裔间和解进程。毕竟, 该协会旨在在安全、司法和政治事务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事务等方面为科索沃塞族人的生存提供基本保障。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秘书长的报告 (S/2022/313) 或我们大多数同事的发言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没有这个协会, 科索沃塞族人仍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 从2020年到2021年, 针对他们及其财产的袭击增加了一倍。今年的袭击事件也急剧增加, 仅1月至3月就发生了35起。

让我们回顾一下, 自1999年以来, 科索沃南部几乎没有塞族人。然而, 将塞族人彻底赶出该省的有系统的努力仍在继续, 有人显然试图抹去他们的文化和

宗教特征。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包括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所列的那些教堂和修道院,不断受到威胁。其中之一的德查尼修道院自2016年以来一直未能收回其土地,尽管所谓的科索沃宪法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它的裁决。

除了塞族人之外,其他非阿族人也受到歧视。事实上,所有少数民族裔都被迫离开该省。返回科索沃的非阿族人人数微乎其微。我请我在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们反思一下,他们是否想成为仅仅为阿族人建立一个经过种族清洗的科索沃的同谋。对俄罗斯来说,这样的前景是断然不可接受的。

同样绝对不能接受的是所谓的省政府对待科索沃塞族选举权的方式。与以往的做法相反,他们被禁止首先在1月16日的塞尔维亚公民投票中投票,然后被禁止在4月3日的总统和议会大选中投票。最终,成千上万人被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我们强烈谴责掩盖所发生事件的长期负面影响的企图。我们要求国际存在,特别是科索沃特派团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今后根据其广泛的授权,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反对这种法律暴力。

科索沃人采取的其它危险的单方面行动包括他们试图破坏该省北部塞族居住区的稳定。2021年9月和10月,普里什蒂纳的特种部队占领了行政边界线上的一个检查站和其他一些地区,导致局势几乎失控。应该记得,科索沃警察使用了火器。数十名平民受伤。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持续至今,包括在南部孤立的、因而更加脆弱的塞族飞地。每一个新借口都比前一个更荒谬,从不成功的违禁品搜查,到企图没收冠状病毒病疫苗。

普里什蒂纳针对科索沃特派团的行动也是不可接受的。参与2019年5月28日殴打和拘留科索沃特派团官员Mikhail Krasnoshchekov的科索沃阿族人仍未被绳之以法。另一名特派团代表安东诺夫先生于2021年12月31日被地区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公然违反了既定的国际法准则。显然,联合国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确保其驻科索沃代表的不可侵犯性。特派

团在该省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必须能够充分执行其任务,并拥有这样做的必要资源。

我们对库尔蒂先生及其网络自2月下旬以来不断企图破坏该地区局势感到严重关切。他们不断升级反塞族言论,并呼吁西方保护科索沃免受据称它所面临的威胁。普里什蒂纳已开始要求加快融入北约和其它西方联盟,并寻求在该省部署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国军事基地。这种计划,包括在科索沃建立一支正式军队的意图,从根本上违反了第1244(1999)号决议,并充满了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危险。我们一再听说英国向普里什蒂纳运送了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和制导导弹,并部署教官来训练其安全部队。

至于科索沃人自己,他们最好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优先事项,不要把资源用于购买武器,包括通过为加强该省防务而设立的特别基金购买武器,而是用于解决困难的社会经济局势。

这些就是现代所谓的科索沃国的现实。尽管我在发言开头提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所谓的科索沃国于1999年建立时采取了一些方法,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布鲁塞尔还是华盛顿都无法对普里什蒂纳产生重大影响。即便对科索沃未能遵守基本的民主和人权标准的严厉批评也没有产生效果,而西方国家最近正在诉诸这些标准。

显然,发表这种看法是不够的。事实上,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步骤。这样,对话就走进了死胡同,而且使布鲁塞尔走上了否定调解努力的道路,鉴于该省旷日持久的危机正在升级,这尤其令人感到遗憾。这个地区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明显的威胁——经济、移民甚至恐怖主义威胁。重要的是,必须明白这是一种鲁莽的做法。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通报,并祝愿她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欢迎科索沃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长多尼卡·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和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

生出席本次会议。

首先,我要赞扬科索沃共和国及其当局取得的成就,尽管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造成了总体上不利的环境。10月份举行的地方选举进一步证实,科索沃在建设一个由公民管理的公民国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科索沃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是该地区局势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国民主的内部发展及其外交和安全政策有助于西巴尔干的稳定。

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科索沃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和青年、和平与安全议程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当选妇女人数,包括担任最高职位的妇女也有所增加。

我们赞扬科索沃对乌克兰的明确立场并且配合制裁,并赞扬科索沃政府和人民慷慨接纳阿富汗难民,最近还接纳乌克兰流离失所者,包括记者。

自1999年以来,在这23年期间,科索沃特派团一直支持科索沃及其公民重建未来。我们感谢所有为帮助科索沃及其公民向前迈进作出贡献的人。

继2008年宣布独立并通过2011年国际法院的意见获得国际合法性之后,科索沃特派团的权限和责任已逐步移交给科索沃当局。这是正确的做法。此外,由于现实情况大为改善,安理会就这一问题举行的会议也越来越少。的确,在没有太多话要说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开会。

因此,我们已经到了需要核查现实的时刻。随着科索沃机构的全面进步和巩固以及科索沃的国际形象得到加强,并鉴于通过持续对话达成协议的前景,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无疑将进一步减弱和消逝。这并没有错,而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联合国的特派团并不意味着要永远持续下去。它们在当地执行任务,并尽快退出。科索沃特派团不是科索沃的一部分。它的任务是开展一项工作,我们认为,这项工作的核心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扪心自问,科索沃特派团就其目前的结构而言,在科索沃还有何种意义,是否需要继续存在?

我们非常仔细地阅读了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22/313)。在科索沃需要援助的任何关键问题上,特派团都没有重要作用可以发挥。欧洲联盟(欧盟)在推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开展对话。公共秩序和安事务是科索沃警察、科索沃安全部队、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的工作重点。少数民族的权利载于该国宪法,通过该国机构得到落实。科索沃司法系统已经得到巩固和改善。

我们需要牢记一个关键点——科索沃局势不再是一个和平与安全问题。科索沃不再是《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之下的一个问题。现在谈论在科索沃维持和平毫无意义。因此,我们不知道科索沃特派团有何存在理由。

科索沃特派团每年的预算约为4200万美元,有374名工作人员,因此,需要对其作用和效力进行全面审查,以避免与在那里运作的其他机构重叠,或者只是在真空中旋转。这种审查的目的是安理会可以终止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并根据该国的需要,帮助建立一个完全符合目的并且更为有效的联合国存在。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针对科索沃的需求和优先事项所做的工作。但是,当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的时候,我们将期待它尽最大努力——而且完全公正地——帮助科索沃及其公民。我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特别代表在这方面的承诺。

尽管如何处理来文涉及法律事项,但我们期望科索沃特派团充分和适当地调查对其被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者的人员提出的指控。这些人是谁,他们做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期望科索沃特派团适当审查他们雇用的人员,并使他们的行为举止完全公正,严格遵守其任务授权——而不是为了达到任何不为人知的目的——并尊重科索沃的国家安全和东道国的规则。

我们完全支持欧盟推动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对话,并呼吁有关各方加快对话。除了对话别无选择,但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进程,而不是一个冻结的进程。没有结果的无休止对话只会

侵蚀公众信任。

巴尔干作为一个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地区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过去的创伤并没有完全消失。鉴于科索沃和该地区所经历的一切，这些创伤怎么可能会消失？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些失踪的人员。对于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绝不能追究其罪责。我们听到大约2万名科索沃妇女和女孩无声的凄厉尖叫声，她们被塞族人当作战争武器，而这些塞族人却依然逍遥法外。不过，现在应该关注如何改善现在和未来的局面。巴尔干半岛虽然远非完美，但它今天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我向任何人——安理会内外的人——提出挑战，请他来论证，随着科索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现在巴尔干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科索沃的独立是一个现实，是14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这不是需要在安理会内外来讨论的问题。这是应该由科索沃人决定的问题——他们已经作出了决定。自2008年以来，整个地区在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了进展，这是一个具体的现实，开展密切地区合作的前景在日益增强，而且正走在单独和集体加入欧洲联盟的道路上。也许安理会不知道，但西巴尔干已经建立了塞族和科索沃国民共同服务的共同机构，如西巴尔干基金和地区青年合作办公室，这两个机构的总部都设在地拉那。

我们的领导人随时随地都在会晤，在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在北马其顿和科索沃，他们不谈冲突、紧张局势或战争。他们谈论的是和解与合作；我们谈论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我们谈论欧洲。我们认为，这是对未来的最佳投资。在我们这一地区，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武器，我们需要的是头脑。我们不需要杀人的无人机；我们需要想法、创新和投资。

最后，我要谈谈该地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都十分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和解。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让我们想起南斯拉夫解体时那场可怕的战争。对平民的屠杀——无论是在乌克兰的布恰，在科索沃的拉查克，还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卑鄙

的、不可接受的、不可容忍的罪行。追究罪责总是以敲门声而来临。米洛舍维奇死于狱中；卡拉季奇被判犯有灭绝种族罪，正在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对聪明人有这样一句话：将少数民族工具化——不论是在科索沃，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是在玩火，正如我们多次看到的那样，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我们地区过去经历了最糟糕的情况。

我们已多次指出，俄罗斯的侵略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包括西巴尔干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我们不应无视或忽视适当减轻这些威胁的必要性。不应该允许俄罗斯在本地区的代理人有破坏或逆转已取得的成就的任何空间。

在这方面，我们也最强烈地谴责最近对科索沃警察的袭击，秘书长特别也恰如其分地这样做了。这种罪恶的袭击事件只会制造有利于非法活动的人为紧张局势。它们应该受到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所有人的谴责，必须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科索沃的任何领土都不应陷入无法治状态，我们强烈鼓励科索沃当局尽一切努力恢复法治。

民主社会的法治永远不应受到质疑。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欧洲和巴尔干地区拥有大量的立法和良好做法，科索沃拥有最好和最有力的立法框架之一，并且拥有堪称典范的执行记录。不只是我们这么说。尽管科索沃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到5%，但科索沃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不同意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在这方面描绘的黑暗景象，因为事实并非如此。设立只能导致国家功能失常的人为实体不是一种选择，也不应该得到支持，阿尔巴尼亚永远不会姑息这种做法。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用法律来保障权利并通过制度来行使这些权利，科索沃也必须如此。

我要鼓励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认真参与欧盟主持的对话，并结束过去黑暗的一页，通过相互承认、睦邻友好、加强经贸联系、开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以及人民之间的接触、特别是青年之间的接触，来规划其未来。不需要发明任何东西，因为所有的事情以前都曾经做过。唯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政治勇气、智

慧和远见。

我再补充一句,这一点我本来没有打算说。我听到我们的俄罗斯同事的发言,很遗憾不得不作出反应,但既然我在发言,我想说,我国就来自这个地区,我们今天听到的情况不是真的。在过去几周里,我们已经习惯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虚假描述。现在俄罗斯正在把这种做法延伸到科索沃。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俄罗斯看不到西巴尔干地区已经改变的现实。俄罗斯的视线是模糊的,所以俄罗斯看到的不是本地区的现状,而是它希望看到的样子。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比昂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就当地的最新情况所作的通报,并感谢她上任以来开展的密集活动。我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阁下参加本次会议,并感谢居尔瓦拉-施瓦茨女士的发言。

在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设立国际存在二十多年之后,科索沃局势在几个方面仍然令人担忧。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正常化进程没有达到预期。令人遗憾的是,旨在基于现有协议恢复真诚对话的外交行动和各种倡议没有取得结果。

尽管举行了几次技术性会议,但很难将对话提升到更高水平,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只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议。正常化是科索沃区域和国际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也是推动科索沃进入良性发展循环的动力。

自由通行问题仍是一个重大挑战。然而,对科索沃的凝聚力至关重要,所有公民都享有充分的自由通行的权利,而不用担心自身的安全。为此,必须为塞族占多数的北部地区的车牌问题找到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布鲁塞尔协定》的落实是正常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支柱,也是塞族自治的一个关键因素。推迟其落实只会让科索沃进一步远离它需要的稳定。尽管如此,我要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旨在促进两族共同生活和加强族裔间关系和社会凝聚力的行动。

我们也欢迎武契奇总统公开表示愿意继续按照2013年4月的《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议》的有关规定,就建立一个塞族城市联盟问题与普里什蒂纳进行谈判。确实需要更坚定的承诺,以便为此提供新的动力。科索沃人民的福祉和经济发展需要这种正常化。

正是在此情况下,我们谴责科索沃议会决定不再允许科索沃塞族人参加科索沃塞族选举进程。我们敦促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当局在此方面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目前,五国应在此方面发挥作用。

科索沃的安全局势仍然非常脆弱。暴力尤其影响到少数族裔,尤其是塞族。这些违法行为还影响到礼拜场所和宗教墓地,破坏了两族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动。必须更加有力地处理歧视少数族裔的问题,《防止歧视法》必须得到执行。

在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和重新融入社会方面的进展也非常缓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仅登记了118名回返者。迫切需要持久解决这些人面临的问题,以便他们能够在有利的条件下返回家园。

失踪人员问题对科索沃的建设至关重要。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失踪人员问题工作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举行会议,这一事实进一步推迟了对因1998和1999年事件而仍然失踪的1620人的案件处理。我们鼓励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在此方面做出努力。

我们还要赞扬负责核实和承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身份的科索沃政府相关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已向其收到的1656份申请中的1149名申请人授予了幸存者身份。给予性犯罪受害者幸存者身份是其实现康复的重要一步。也是对建设和平的重要贡献。我们鼓励科索沃特派团支持该委员会在其任期于2023年结束之前给予12名受害者幸存者身份。更广泛地说,我们鼓励妇女更多地参与这一进程,并鼓励所有有旨在公共生活中更好地考虑妇女的行动和政策。

最后,我国重申支持科索沃特派团,我们重申鼓励特派团履行其在科索沃重建和平与凝聚力的使命。

赛义德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我要借此机会热烈欢迎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回到安全理事会,担任负责科索沃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这一新的、具有挑战性的职务。挪威期待着与她和她的团队密切合作。我还要感谢她首次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和介绍秘书长的报告(S/2022/313)。

科索沃地方选举是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一个关键性政治和安全动态。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欧洲联盟(欧盟)对这些选举的总体进行情况作出了积极的评估,同时也注意到有些地方缺乏透明度和问责。然而,在4月份塞尔维亚总统和议会选举方面,科索沃政府没有借此机会证明其对保护其所有公民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原则的承诺。我们承认,决定是否允许在其境内参与他国选举是科索沃的部分特权。然而,我们指出,科索沃决定不允许参加塞尔维亚的选举,之前就是这种情况。

去年9月,我们看到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因长期未解决的行动自由问题而再度出现紧张。迫切需要永久解决车牌问题,这将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在《布鲁塞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接触,同时以务实的态度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并遵守已经作出的承诺。

最重要的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就关系全面正常化达成全面协议,是避免冲突陷入僵持状态和改善各方经济发展的关键。

同其他发言者一样,我们对上周发生在科索沃北部的科索沃警察遇袭事件深感关切。我们注意到有关执法机构正在调查这些事件,并强调,任何对科索沃警察使用武力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也同秘书长一道欢迎通过科索沃防止家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战略,并强调必须在其执行工作中体现《伊斯坦布尔公约》的标准。包容性办法是实现和平的关键。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主流以及让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关于冲突后建设和平和科索沃未来的任

何对话或决定仍然至关重要。

多次有人提出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进行审查的问题。我们指出,特派团在各个领域开展重要工作,同时我们将支持更仔细地研究提高效率的可能办法。

我们注意到,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总体进展缓慢,并敦促各方充分参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都应加紧努力改善关系,避免采取可能阻碍对话或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并导致事件的言行。欧盟领导的进程无可替代;它需要我们的全力支持。为此,挪威将继续与欧盟机构、欧盟主要成员国和美国密切合作。

阿布沙巴卜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感谢她首次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并感谢她与特派团团队一道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也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阁下和副总理兼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长多尼卡·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阁下参加今天的会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必须加紧努力,缓解紧张局势,鼓励对话,防止科索沃各族裔群体之间以及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分歧加剧,特别是考虑到冲突升级的情况和欧洲目前的局势,这种局势给包括巴尔干在内的整个地区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这方面,必须回顾,自该地区陷入毁灭性战争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在实现和解方面取得了重要和切实的进展。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努力不能因欧洲最近的动荡而倒退。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鼓励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在欧洲联盟的推动下继续开展对话,使双方的立场趋于一致。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当前的紧张局势不应破坏为实现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因此,我们鼓励双方回到谈判桌旁,因为对话是解决它们之间未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第二,我们赞扬在科索沃社会各阶层传播宽容与和平共处价值观的持续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必须打击仇恨言论并防止其传播,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在该地区建设和平、安全和繁荣的社会。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期待通过加强科索沃各族裔和宗教团体之间的交流,包括通过联合国特派团和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机构的努力,为和平共处创造必要条件。

第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强调,必须支持妇女充分和切实参与旨在解决科索沃各族群之间分歧的一切调解努力以及双方之间的一切对话。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科索沃安全与性别问题多边小组支持妇女发挥作用,并努力巩固科索沃妇女取得的成果。我们也强调妇女有效参与政治进程的重要性,并赞扬科索沃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妇女的参与对于确保双方之间的协议更全面地反映两个族群的关切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为可持续和平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应该继续支持联合国在科索沃发挥重要作用,它开展了许多支持政府机构的活动和项目。联合国还采取了旨在建立各宗教和族裔群体间信任的宝贵举措,包括建立虚拟的科索沃建立信任平台,以及提供经济赋权和支持寻找失踪人员。

最后,我们重申,欧洲艰难的地缘政治局势要求加倍努力解决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分歧,并确保以和平和可持续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以实现两国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这样做将有助于为防止巴尔干地区争端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米尔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今天的通报,我们期待与她合作。我也要感谢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外交部长和格尔瓦拉-施瓦茨外交部长参加本次会议。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是自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野蛮战争以来首次举行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通报会。欧洲

和世界正在应对普京总统有意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后果,维护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仍然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我只需要回应俄罗斯代表团刚才在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评论。俄罗斯的发言同往常一样以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开始,很遗憾,我想这些天来我们已经预料到俄罗斯代表团会这样做——例如使用“放射性贫化铀”这一可怕的术语。

我不会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来反驳我们听到的谎言,但我想,同事们都看到了过去几天布恰和马里乌波尔的实时景象,当然俄罗斯公民都无法随意看到这些景象。我认为,只要像这样的画面每天继续直接从乌克兰传来,任何参与制造这些画面的代表团都没有资格或信誉来教训安理厅中的任何人尊重人权,或者指责说任何其他国家的行为不计后果。

请允许我明确指出,美国仍然致力于与其欧洲伙伴一道,在西巴尔干地区促进维护和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和平、繁荣、多族裔社会。美国强烈敦促双方积极参与欧洲联盟(欧盟)推动的对话的各个方面,以便找到办法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执行现有协议,并且以相互承认为目标,朝关系正常化坚实迈进。由欧盟主持的对话仍然是取得进展的最佳平台,不仅就目前的紧张局势而言,在影响该区域人民日常生活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欢迎欧盟特别代表计划于本月接待双方首席谈判代表,以继续这项重要工作。

我们呼吁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在失踪人员问题上恢复合作。该工作组此前在向失踪人员家属提供答复方面取得了切实成果,我们和秘书长一样,欢迎双方承诺推进这种努力,包括通过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进程。

与以往一样清楚的是,科索沃特派团已经履行了安全理事会1999年最初任务授权所概述的宗旨。我们赞扬活跃在该国的联合国实体、机构和基金为进一步发展科索沃和该地区的民主规范和体制所做的工作。然而,维持和平特派团显然不再是继续这项工作所必需的。现在是把这些通报减少到每年一次的时候了。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稳定和发展的早期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安理会需要把它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在解决其他问题上。

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结束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使联合国在科索沃的存在能够过渡为一个更有效的角色,为科索沃和整个地区的利益服务。

基博伊诺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同其他发言者一道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这是她第一次以她的新身份来到安理会,我也感谢她所作的通报。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团队履行任务授权。我们也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阁下和多尼卡·格尔瓦拉-施瓦茨女士与会。

肯尼亚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继续作出协商努力。我们呼吁双方信守其在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框架内作出的承诺,铭记谈判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唯一可行途径。

我们对最近报道的一系列针对警察的武装袭击深感关切。这些袭击突出表明,必须做更多工作来巩固法治,这是真正和解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肯尼亚注意到,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继续努力支持科索沃当局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包括扩大疫苗接种点和为卫生工作者提供有关COVID-19疫情的专门培训。我们尤其要赞扬科索沃特派团支持应对COVID-19挑战的举措,支持疫情后恢复工作,以此作为努力建设族群之间以及人民和当局之间信任的一部分。

肯尼亚重申,必须反对使用分裂言论和仇恨言论,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这些言论。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在适当时候听到关于科索沃特派团去年发起的监测在社交和在线媒体上煽动仇恨和仇恨言论的试点举措的更多情况。

肯尼亚强调,必须加强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在决策进程和跨族群对话中的参与。我们肯定科索沃特派团在这方面的作用,鼓励双方确保这些群体切实参

与,以便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在欧盟主持的对话和其他进程中得到充分考虑。

最后,我重申,双方必须再次致力于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并建设性地参与对话,以便在双方关系全面正常化方面迅速取得进展。我们鼓励他们维持和平,避免任何可能引发升级的行为。

贝纳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通报,并再次祝贺她获得任命。我也欢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外交部长与会。

法国重申,我们致力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融入欧洲的前景。只有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和平解决争端,才能构想这一前景。需要一项全面、永久和有约束力的协议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欧洲联盟正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特别代表主持的对话中充分发挥作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现在必须充分尊重和全面执行先前达成的协议,并真诚地参与对话。

在这方面,法国呼吁建设性地努力解决双边分歧,避免加剧紧张局势,并按照作为欧洲一体化基础的价值观和原则行事。特别是,我们希望车辆牌照问题工作组将能够毫不拖延地通过谈判找到持久的折衷解决办法。我们完全支持欧洲联盟特别代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的调解工作。

我们对科索沃特别分庭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自2020年以来增加了司法活动表示满意。我们重申支持打击腐败和对严重犯罪的有罪不罚现象的努力。我们鼓励在高级别司法机构的任命过程做到更加透明。

法国欢迎今年1月通过了《防止家庭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战略》及其相关行动计划,以及2022年在科索沃主办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高级别峰会的计划。必须鼓励妇女参与对话与和解进程,以及更广泛而言,参与政治。这对持久和建设性地解决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争端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在地缘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困难的时候,努力在科索沃和该地区

促进安全、稳定、加强法治和尊重人权。

科索沃特派团可以指望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采取一致行动,法国刚刚增加了对后者的支持。我们与葡萄牙和意大利一道,在欧洲宪兵部队内建立了一支维持秩序的待命部队。

法国和欧洲联盟仍然致力于西巴尔干的稳定以及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它们共同的欧洲未来取决于此。

阿杰曼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先生阁下与会。我感谢卡罗琳·齐亚德女士所作的通报,并同其他代表团一道祝贺她担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我国代表团向她保证,在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我们将给予合作与支持。

我们也欢迎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的决定,提交关于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科索沃和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任务执行情况的全面报告(S/2022/313)。

我还注意到多尼卡·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向安全理事会表达的看法。

实现科索沃自治省局势的正常化对于西巴尔干地区和更广泛的欧洲区域的长期和平、安全与繁荣是必要的。为此,我们鼓励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代表在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框架内恢复建设性谈判,并敦促双方努力在相互谅解和先前达成的协议方面取得具体进展。

加纳仍然支持一个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对话进程,即让妇女、青年和社会所有阶层参与进来,以确保所达成协议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我们认为,双方必须进一步密切合作,以应对冠状病毒病疫情、能源危机和经济等共同挑战。然而,这种协作努力只能建立在多族裔稳定和严格尊重自治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上。

我们也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因最近举行的选举和

相关的行动自由等问题而产生的日益紧张局势,并进一步呼吁在处理影响宗教和文化场所的事件时采取宽容态度。我们鼓励各方不要发表可能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也不要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以避免在一个安全环境目前较脆弱的地区出现局势升级的风险。

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在各社区、族裔群体和机构之间建立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的工作。我们也赞扬特派团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那些与性别保护和增强权能以及青年、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举措。这些努力仍然是加强团结和建立人民之间和平关系的关键。

最后,我们鼓励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第1244(1999)号决议的基本原则,采取统一做法,寻求科索沃的持久与全面的解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以联合王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让我祝贺特别代表齐亚德获得任命,并感谢她所作的通报。我们欢迎新领导层提供机会来改善与科索沃政府的关系,并重新审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如何能够应对科索沃目前的状况。

我们鼓励新任秘书长特别代表、科索沃特派团和科索沃政府之间继续进行建设性接触。自1999年通过第1244(1999)号决议以来,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实地的情况与1999年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必须对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和职责进行审查。

科索沃的民主和机构继续展现其成熟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谴责上周末对代表和保护科索沃所有公民的科索沃警察的暴力袭击。

我们祝贺科索沃现政府已执政一年。具体而言,我们欢迎进一步致力于优先重视法治和反腐败,包括通过法律改革和反腐败举措来这样做;欢迎政府继续致力于解决1998-1999年冲突的遗留问题,包

括通过失踪人员和性暴力受害者委员会来这样做；也欢迎科索沃通过支持从喀布尔撤离以及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作出人道主义反应而正在作出的国际贡献。

然而，我们注意到，有些人认为，科索沃塞族社区的关切和观点有时无人理会。最近科索沃关于在塞尔维亚选举中投票的决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鼓励政府继续集中努力，履行其融合少数族裔社区和解决其关切的宪法义务。

我们对科索沃和该地区危险言论增多而导致安全事件感到关切。9月份在科索沃边境部署战斗机就是一个例子。俄罗斯联邦代表所提到关于联合王国提供反坦克导弹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但必须明确的是，联合王国支持科索沃发展自己的武装部队的权利。

最后，我要强调联合王国对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新承诺，包括通过我国首相任命一名西巴尔干问题特使斯图尔特·皮奇爵士。

我们完全支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在欧洲联盟（欧盟）特别代表米罗斯拉夫·莱恰克的主持下展开欧盟推动的对话。现在，双方应当本着诚意进行对话，履行其对话承诺，接受妥协立场和创新精神，并避免可能削弱达成一项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全面与可持续关系正常化协议前景的行动或言论。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叶夫斯京格聂耶娃女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不能不对我们的美国同事的发言作出回应。他在评论我就科索沃问题所作的发言时，拿乌克兰局势来对比。我请他去熟悉一下美国代表1999年3月24日在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索沃问题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见S/PV.3988）。这样，他自己的双重标准就会变得十分明显。

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持续了78天。美国杀害了近100万伊拉克人。它对利比亚做了什么？这些国家距离

美国数千公里，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但美国却极力编造各种有限主权或人道主义干预的理论。

美国代表提到，在目前情况下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然而，他却一直在以很好的方式教导着贝尔格莱德、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拉卡和巴古兹、以及阿富汗坎大哈省、楠格哈尔省和其他地区的居民。婉转地说，并非所有的美国打击都是精准的。但情况是不一样的。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所说，那是附带损害，在美国看来，这种附带损害显然是合理的。

事实上，真相在于：美国政策和行动的本质基于一个前提——西方永远是对的。如果有利于华盛顿及其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它可以任意扭曲国际法。

侵犯人权只有在对美国有利或方便的情况下才会受到谴责，而国际法律机制只适用于那些事先被美国列为罪犯的人。

例如，美国没有等待对乌克兰布恰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挑衅行为进行调查。也许它甚至在挑衅发生之前就确定了犯罪者。

我请美国不要采取这些明显的双重标准和做法——不仅对我，而且对其他人，包括塞尔维亚人，都不要这样做。就美国行动背后的动机而言，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北约愿意并渴望通过武力将其意志强加给国际社会其他成员。

主席（以英语发言）：仍然有人要求进一步发言。为了节省时间，请允许我鼓励与会者发言简明扼要。

塞尔维亚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塞拉科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有义务对格瓦拉-施瓦茨女士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作出反应和回应。

格瓦拉-施瓦茨女士没有谈及实地的真正问题和缺乏对人权的尊重，没有谈及废除政治自由，没有谈及2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没有谈及对教堂、修道院和墓地的亵渎，没有谈及完全无视科索沃阿族人所犯罪行，而且没有任何形式的司法结论，而是向我们讲

述了她的政治愿望和目标, 滥用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来反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及其作用, 反对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先生, 顺便提一下, 他也是她的国家的总统。当谈到她国家的总统时, 她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

事实是, 所谓的科索沃是分离主义运动、恐怖主义活动、毒品贩运和人体器官贩运的产物。格瓦拉-施瓦茨女士可以给全世界上一课, 让类似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格瓦拉-施瓦茨女士谈论巴尔干屠夫, 但她没有提到真正的巴尔干屠夫是前所谓的科索沃总统哈基姆·萨奇和前所谓的普里什蒂纳议会议长卡德里·韦塞利。此时此刻, 他们两人都在海牙, 在普里什蒂纳为科索沃解放军的罪行设立的特别法庭的拘留所里, 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规模空前。

塞尔维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有明确的政策目标, 包括欧洲之路和对传统朋友的尊重。对塞尔维亚的指控, 声称它是一个代理人, 这是对本机构和联合国的不尊重。塞尔维亚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支柱。今天和我们一起坐在这里的几乎所有会员国的领导人都指出了这一点。

至于地区稳定与合作, 武契奇总统和阿尔宾·库尔蒂之间的对比从未如此鲜明、如此明显。总统每天都在建设本地区的合作桥梁, 如“开放巴尔干”倡议、交换失踪货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而阿尔宾·库尔蒂却在搞破坏, 主要是在晚上, 他派遣特种装甲部队, 禁止政治权利, 破坏对话进程。这对他来说是常态。库尔蒂是所谓的科索沃解放军(科军)的政治委员之一, 该组织的许多受害者仍在等待正义的伸张。

1998年6月, 科军恐怖分子袭击了奥拉霍瓦茨附近的Retimlje村和Opteruša村。恐怖分子绑架了Kostić家族的15名男性, 并将他们全部杀害。这个家族唯一幸存的成员是当时年轻的Olgica Božinović Kostić。她被殴打, 然后被强奸。她是那个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现在, 在这个可怕的罪行发生24年后, 没有人被起诉或判刑。格瓦拉-施瓦茨女士所说的向他们提供

帮助的儿子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如此。1999年5月14日, 北约飞机轰炸了普里兹伦和苏瓦雷卡间的一条公路, 路上有一长列阿尔巴尼亚难民, 炸死87人, 都是平民, 10名新生儿和26名15岁以下的儿童。

种族灭绝一词不应被滥用, 特别是不应用于耸人听闻的政治目的, 而普里什蒂纳一直倾向于此。总的来说, 这种言论, 没有任何证据的武断评估和主张是轻率的, 没有事实根据, 是为了获得廉价的政治得分。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破坏了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以及塞族和阿族之间关系正常化取得进展的任何可能性。

最后, 如果有人想谈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口的族裔构成,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列出事实, 并说今天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90%以上的人是阿族人, 而塞族人在最近几十年里遭受了犯罪行为的伤害, 并被驱逐出他们数百年的祖居地, 由于恐吓、歧视和威胁而被迫离开。

为支持这一说法, 我们提醒安理会, 现居住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2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没有可能或没有条件返回其祖居地。普里什蒂纳及其政策对此负有责任。因此, 这种想法和企图扭转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阿族领导人几十年来众所周知的、经常公开宣布的长期愿望和政治目标, 即创造一个只包括阿族人的族裔构成的环境, 是悲观的。

对妇女的性暴力也是如此。每一项罪行都是可怕的, 但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报告中的数据是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科索沃战争期间性暴力幸存者识别和核实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收集的。自该委员会于2018年2月成立以来, 共登记了1, 656份申请, 其中149份被接受。受害者人数并没有减少这种暴力对每个受害者的可怕影响。但也应指出, 在数字上做文章无助于实现正义, 反而会导致政治化, 减缓和解进程。

格瓦拉-施瓦茨女士说, 他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制, 未来潜力巨大, 是民主的典范。他们甚至不能尊重他们所谓的宪法。

让我仅指出秘书长报告中提到的需要尊重他们

所谓的宪法法院关于归还维索基·迪卡尼修道院财产的决定。这只是几十项类似决定中的一个。

但她用那种方式说话并不奇怪。原因很简单：她只代表她自己，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公认的联合国会员国。

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下去，因为他们的动机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获得独立。我请安理会成员查阅阿尔宾·库尔蒂先生接受的任何采访。安理会届时将会看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所谓的科索沃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格瓦拉-施瓦茨女士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她发言。

格瓦拉-施瓦茨女士（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要强调，对话进程非常重要，并再次强调，我在先前的发言中说过，科索沃渴望并愿意对话进程取得进展。因此，我请安理会成员考虑是否有可能在布鲁塞尔推动的进程中取得进展。在这一进程中，美国、联合王国、欧洲联盟、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方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对此非常欢迎。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的每个人都目睹了这一进程是多么困难，并将继续如此，这向我们展示了对话进程在未来不应该是什样子。

巴尔干地区正面临网络战和假新闻的巨大冲击。我经常问自己，编造假新闻的人自己是不是第一批受害者。他们是真的相信自己传播的假新闻，还是这只是利用假新闻操纵国际舆论的政治决策？我真的不确定是哪一种情况，但连续听到这么多虚假信息 and 这么多谎言，很难认真对待它，也很难在不对这些虚假信息和谎言一一加以驳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本次安理会会议。

我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安理会成员和会议厅中的其他人非常清楚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什么。这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主席先生，这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事实真相。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真相。我们不需要创造新的“事实”来确定“巴尔干屠夫”真相，因为非常清楚的是，巴尔干屠夫正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塞尔维亚无法与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保持距离。米洛舍维奇不仅仅是在科索沃犯下罪行，他先从斯洛文尼亚开始，然后到了克罗地亚，接着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后，他来到科索沃。是的，北约前来阻止了这种种族灭绝。从这一多边接触中，一个民主和繁荣的国家诞生了。我完全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对科索沃如此咄咄逼人：它讨厌科索沃在世界上所代表的成功故事，即多边干预的成功。这是科索沃的故事，这是民主世界进行干预结束种族灭绝的故事。

今天坐在这个会议厅里，听俄罗斯代表谈论科索沃的解放，我不禁想起正在保卫自己国家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民。今天，俄罗斯人对我们使用了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同样的措词。作为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见证人，我今天非常自豪地代表一个勇敢的士兵们——科索沃解放军（科军）男女成员——捍卫自己人民、自己家园和自己国家的国家。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就像今天我不会为代表俄罗斯或塞尔维亚而感到自豪一样。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与我无关。我没有权力决定他们做什么。我可以决定我做什么，以及如何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国家。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不仅试图歪曲事实，而且正在做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上世纪80年代所做的非常相似的事情：这就是巴尔干战争如何开始的。战争始于制造一种感觉，即塞族少数民族裔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需要塞尔维亚以虚假宣传和捏造的新闻进行干预。我们非常清楚，而且由于塞尔维亚记者的报道，每个人都知道，多年来一直声称科军士兵杀害塞族科索沃人的佩奇熊猫酒吧大屠杀事件是在塞尔维亚，而不是在科索沃策划的；并且事实是，塞尔维亚人被雇来杀害其他塞尔维亚人，以制造塞尔维亚人处于危险之中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知道真相，因为这是策划和执行这一虚构事件的地方。

关于贩运器官问题，让我谈谈瑞士参议员迪克·马蒂，他编写了一份关于战争罪的报告，其中指控科索沃代表在战争期间和之后犯下战争罪。也是这位迪克·马蒂先生最近告诉媒体，瑞士警方很久以前就找过他，

要为他提供在瑞士最高级别的安全保护, 原因是一个塞尔维亚情报机构想暗杀他并把责任推到科索沃身上。这是瑞士警方的话。提出这一说法的不是科索沃警方。

有一个悠久的传统(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统), 那就是宣传被用来制造一种错误印象, 即人们处于危险之中, 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危险; 以及他们需要第三方的保护, 而第三方实际上并不打算保护他们, 只是在试图实现他们自己的战略政治愿景。我们看到这种模式正在乌克兰重演。

正如塞尔维亚代表今天告诉我们的那样, 科索沃的塞族公民不是问题, 因为他们受到2008年建立的非常现代的宪法框架的保护。我自豪地说, 我们有欧洲最现代的宪法, 不仅在代表权方面, 而且在参与各级国家政府和各类机构方面, 给予少数族裔特殊权利。塞尔维亚人的权利没有问题。相反, 问题是如何获得政治影响力, 不承认现实, 以及将科索沃视为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国家。但我们确实存在, 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每天都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科索沃共和国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表明, 民主和欧洲价值观是我们国家的根基。因此, 如果人们看一看西巴尔干各国的支持率, 很显然, 科索沃有90%以上的人赞成加入欧洲联盟, 90%以上的人赞成加入北约和与北约结盟。因此我们向前迈进, 开展我们当选所应做的工作, 我们非常、非常强烈地敦促安理会——我们知道, 乌克兰的战争花费了安理会用来处理世界其他区域问题的大量时间, 但这是西巴尔干当前的事态发展, 而不是1999年的情况——请它向那些想要破坏区域稳定的人传递正确信息。国际社会对巴尔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巨大投资, 不能忽视目前的事态发展和信号。

主席(以英语发言): 阿尔巴尼亚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 出于许多原因, 我不会与塞拉科维奇部长争论, 因为即使我们有分歧, 我们也可以在贝尔格莱德或地拉那讨论。我们无需占用安理会的时间。但是, 我现在发言, 是因

为很难赞同我听到的所有内容, 而且我听他在第二次发言的最后提到一种执迷的概念, 很遗憾我们继续听到这种说法——大阿尔巴尼亚。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阿尔巴尼亚人的看法, 我希望我们与所有西巴尔干邻国和伙伴分享这一看法。我们阿尔巴尼亚关心的不是这个大、那个大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 要建设开放的巴尔干, 而不是破碎的巴尔干, 因为我们曾经破碎过。我们想要统一的巴尔干, 不想要战火纷飞的巴尔干, 因为我们曾经战火纷飞过。我们希望所有国家包括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都坐到桌边, 不会有任何国家任人宰割。

因为正如我提到的那样, 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 也目睹过最坏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从1990年代的悲剧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那就是, 如果我们被误判和错误想法所蒙蔽, 如果我们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继续前进, 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应让任何地方的极端分子和极端主义思想左右我们的议程。

事实上, 普里什蒂纳、地拉那和贝尔格莱德的青年想要同样的东西: 更好的生活、自由、机遇和加入欧洲联盟。我们应该能满足他们的诉求, 不仅因为这是公正的, 而且因为现在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不要忘记, 努力伤害邻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 当一个人全力行善、展望未来并分享睦邻关系的利益, 是利己无害的; 正如法国人所说, “明白人无需多言”。我还要对部长说, 不是的, 我们议程上唯一的大目标和更大目标是加入欧洲联盟。

主席(以英语发言): 塞尔维亚外交部长请求再次发言。我有请他作总结发言。

塞拉科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 我必须回应我所听到的关于迪克·马蒂先生的问题。塞尔维亚共和国感到遗憾的是, 向国际公众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我国情报机构以及所有充分依法履职人员的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害。

塞尔维亚共和国以及我们的相关安全和情报部门仍然一如既往, 对各伙伴开展国际合作持开放态

度,并期待尽快核实这些说法。允许某人具有倾向性、创造性地编出一个阴谋来滥用这个联合国论坛是不好的行为,因为这只会损害海牙负责审理科索沃解放军(科军)战争罪的专门分庭正在进行的审判,给关键的战争罪证人带来更多压力,他们实际上是贩运人体器官行为的证人。

在这里,塞尔维亚赞扬迪克·马蒂展现的勇气,他明知自己面临危险,仍在2010年向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分享了他对所谓的科军所犯罪行的可怕调查结果。我也要对一句话作出回应;我听到“塞族人在科索沃受到保护”。如果塞族人受到保护,为什么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20多万在境内流离失所的塞族人不能返回家园、返回他们的公寓?如果他们受到保护,为什么15年多来有43000多起关于强行从受保护的科索沃塞族人手中夺走财产的待审法庭案件?请想象一下当地不受保护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当然,我完全同意邻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常驻代表的说法,我们愿意看到开放的巴尔干,这包括西巴尔干的所有非欧洲联盟成员国和实体。我们不仅愿意看到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还愿意看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黑山;我们也邀请了普里什蒂纳,他们在华盛顿协议中接受了这一邀请。但这之后遭到阿尔宾·库尔蒂的拒绝。我并不是在谈与我们的良好关系的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的目标,而是在说阿尔宾·库尔蒂不愿意参与对话进程,但有意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这是他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给我机会提到这些内容。但我必须再说一点。甚至是乌克兰——它和俄罗斯一样都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友好国家——也不承认所谓科索沃,原因显而易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格瓦拉-施瓦茨女士请求再次发言。同样,我有请她作总结发言。

格瓦拉-施瓦茨女士(以英语发言):我确实想要略过这段发言,但这不可行,因为我们需要用事实反驳谎言。科索沃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强于欧洲和欧洲以

外的大多数国家。我们的《宪法》、法律和行政做法中都有规定。我们的军队和警察混合了各种族裔,因为我们希望这样,是的,我们也对此感到自豪。

《科索沃宪法》保证120个席位中有20个专门留给少数群体,更何况他们还可以竞争另外100个席位。20个保留席位中的一半,也就是10个,专门留给人数第二多的族裔少数群体,即塞族少数群体。因此,在少数群体的特权当中,塞族少数群体还有特权。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保护权利的一个具体实际影响。这一宪法规定带来的结果是,在上次选举中赢得50%以上选票的我们这个联盟没有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

即使我们赢得了多数席位,我们的《宪法》要求科索沃共和国政府也必须包括来自少数群体的部长,不论选举结果如何。

我们的政府中有一个人来自塞尔维亚,是武契奇先生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我们对少数群体的保护程度在欧洲或欧洲以外任何其他国家都找不到。如我所言,我们的国家诞生于灭绝种族行为。武契奇先生曾是米洛舍维奇系统的一分子,他曾把这一灭绝种族行为当作英雄壮举进行宣传。他从未道歉,反而是最近一再威胁科索沃。在内阁会议席上,他的这名铁杆粉丝与我和其他人坐在一起。人们能想象出本地区任何其他国家有这种情况吗?

因此,我明确正告塞尔维亚宣传者:停止散布这些谎言;完全停止散布这些谎言。任何人,不论是坐在这里的人还是外面的其他人,都不会把这些谎言当真。在提出批评之前,人们应仿效科索沃的做法。对所有不了解事实就提出批评的人,我有一个请求。我们请所有批评这种规定、说这样做还不够的人,首先在自己的国家执行这些保证的一半——仅一半,可能甚至仅三分之一。他们应该尝试这样做。在我国议会120个席位中,我们为少数群体提供20个席位,我请他们在本国议会中为少数群体提供与此相当的席位。他们应保障其受一个敌对外国指挥的最敌对的反对派在其政府议事席上拥有一个席位。这显然是一个合乎

逻辑的请求。每个国家都必须自己作出决定。

但说实在的,我可以说:我们不仅是一个小国,而且是一个自豪的国家。我们还是在宗教和尊重他人方面最宽容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的传统和本质。

在再次谈到迪克·马蒂时,我要讲述一段非常私人性的经历。我10岁时,我的身为记者、作家和音乐家的父亲不得不离开科索沃。他逃离前南斯拉夫去了德国。在德国,他因奋起捍卫科索沃的自由而被当时的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也就是现在的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处暗杀,时年36岁。在德国,这同一个机构还暗杀了超过59名克罗地亚族持不同政见者。让情报机构在国外对人实施暗杀,这种做法传统悠久、经验古老。

关于马蒂先生告诉我们的事情,他不是科索沃的朋友。他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科索沃的朋友,因为法院将证明他在报告中所说的内容不正确。即使说迪克·马蒂是塞尔维亚的朋友,他也很难告诉公众,是塞尔维亚要置他于死地并将此嫁祸于科索沃。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各位成员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这一点。凡是受人尊敬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关于提到的总统,以及去年10月说过的一句

话——是的,我们有一位总统。我们的总统出席了去年10月的会议(见S/PV.8880)。我们很自豪有一位总统。她就是维奥萨·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她是一位在科索沃有着长期政治阅历的德高望重的女士。她以自己的勇气显示,如果加入欧洲联盟,巴尔干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最后,我要谈谈巴尔干地区的大国。老是提起库尔特总理过去提到过的某件事,对现在或未来都没有帮助,因为谈论过去对塞尔维亚而言并不公平。只谈论过去会使人显得很坏。因此,我们试图谈论现在和未来。在巴尔干和其它地方,还有其他人谈论并攻击邻国,企图改变边界。我们听到弗拉基米尔·普京谈论通过战争改变边界,我们听到亚历山大·武契奇政府的部长谈论塞尔维亚。在现在这个非常脆弱的时候,听到政府成员使用1990年代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使用过的词语,这不是我们应有的行事方式。

我要重申,科索沃坚定致力于建设性地行事,不仅为在欧洲联盟推动下以及在其他伙伴和盟友帮助下与我们北方邻国进行的对话作出贡献,而且也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并向所有信任我们的人表明我们是可靠的伙伴和盟友。

下午5时45分散会。